

願 望 與 滿 足

潔潔是個可愛的小男孩，圓圓的臉上撲閃著兩隻大眼睛，兩邊的小酒窩似乎永遠顯示著內心的興奮和滿足。今天是他即將上學讀書的前一天，爸爸在醫院門口點燃了[萬字頭]的長鞭，震耳的鞭炮聲表達著全家人喜悅的心聲，“我們的潔潔終於能過上正常的兒童生活了！”在他們掛起的“仁心仁術”匾牌下，潔潔依偎在筆者的懷里，口中喃喃不停地說道：“吳伯伯，謝謝您救了我-----。”此情此景，令人感動，周圍許多候診的患者都陪著筆者一起留下了熱淚。

潔潔是在一歲半時（大約1983年）開始接受治療的。當初，孩子的頭擡不起來，嘴角流涎，不會說話，智力遲鈍，西醫診斷為小兒腦性癱瘓症（臺灣稱之為小兒腦性麻痺症）。其病因為腦細胞壞死或發育不良，依據西醫[腦細胞不可修復]的理論，此病被列為絕症。孩子的父母曾抱著孩子到過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成都等地四處求醫，但都失望而歸。偶然的機會，他們找到筆者訴說孩子的不幸，由於當時筆者只有半天的門診時間，門診量較大，每日限號對外治療，可謂一號難求。孩子的父親余先生只得常年整晚排隊。歷經艱難的五年半之久的治療，終於得到回報，圓了自己的夢，其舐犢情深，令人唏噓。余先生感慨地說，當初，只要聽到哪裏有醫生可以治這種病，無論多遠，他都會抱孩子去，想不到竟在自己家的附近治好了孩子的病，真是幸運。

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，余先生常常以表達內心感受的委婉方式向筆者不斷地提出要求，一撥接著一撥。記得開始時是說只想孩子能硬朗些，頭能擡起來，不再流口水等等，筆者通過半年多的治療滿足了他的要求。接著又說希望能夠讓孩子走路，一年後筆者也滿足了他。誰知沒過多久，余先生即對筆者說：“唉，真想潔潔會害人（“害人”為武漢方言，指孩童調皮搗蛋。其意指其子智力低下，反應遲鈍）”。筆者安慰他道：“別急，大概要過一段時間才能做到。”大約又過了半年時間，孩子的外祖母向筆者“投訴”說：“吳醫師，潔潔害死人啦，經常把米撒在地上，好幾次害得我差點摔倒。”言詞中洋溢著難以掩飾的高興。走路和調皮的願望都實現了，余先生卻更不滿足了，他繼而又對筆者“施加壓力”說：“吳醫師，我是白當了一回老爸了。”見我未明其意，他接著補充道：“人家的孩子早就叫爸爸了，而潔潔快四歲了，至今還沒叫我一聲爸爸，您說，我是不是白活了？”他激動地表示，只要聽到潔潔叫他一聲爸爸，他寧願去跳江（江指長江，意為自殺）。依據孩子病情的進展，筆者認為他的願望是可以達到的。果然，大約在半年後的一天下午，余先生瘋了似地跑到醫院來，大聲叫道：“吳醫師，潔潔叫我爸爸了……”當時的情景令人感動。記得筆者當時還曾調侃過讓他“跳江”，他卻回應道：“兒子都叫我老爸了，我才不想去死哩。”

由於患兒家長能夠長期堅持治療，並能遵照醫囑配合訓練患兒，故能治愈孩子

的“絕症”。筆者從這個病例中體會到，根據中醫通過調節體質進行治病的原理，臨床上應該沒有所謂的“絕症”，對於類似的疑難雜症，中醫的確有著獨特的優勢。臨床上，患者的信任是治療的關鍵，沒有他們的緊密配合，不可能收到滿意的療效。有時候患者的願望和要求似乎高了點，但盡可能地去滿足，應該說是醫生的責任。能給病人以滿足也是醫生自身的滿足，滿足患者要求的過程是提高自身醫療水平的最好時機，更能成為醫者引以自豪的慰藉。

當然，臨床醫學是一門科學，患者的某些不切實際的要求是無法達到的。由於某些家長無視、或者忘記了“絕症”的客觀性，有時會因此而採取不當的作法，他們不與醫生配合，或者不願意向醫生提供孩子的病情變化，或者拒絕對孩子進行適當的訓練，有的甚至乾脆停止治療。患兒 VOGT（沃格特）的家長就是出於這種心態而停止對孩子治療的，通過三個月的治療，沃格特在智力上的進步是明顯的。從不理睬家長的話、眼睛望著別處，到懂得用眼睛注視 家長講話，到聽得懂家長的部分講話；從不懂得提出自己的要求，到會使用手勢向家長表達自己的意願，到進一步自己去做（如開冰箱找東西吃，開電視機看等）；從開始治療時的哭鬧，到知道伸手、張口來配合治療，以及輔導老師所反映的學習上的明顯進步；從喜歡獨處，到有時候願意和其他孩子玩耍，到喜歡外出並懂得遵守排隊的規矩，甚至還知道“欺善怕惡”（同是插隊者，他會推開比他年齡小的、而不敢動大的）；後來，他還知道髒褲子穿著不舒服，懂得自己脫下來。患兒行為上的改進，可以充分說明孩子智力上的進步。在體力方面，患兒手腳較前靈活，學會丟球；在三個月治療期中，患兒身長明顯增高，大約長高 3 英吋。上述臨床症狀的改善雖然較為顯著，但孩子的家長卻始終堅持以“沒見到孩子講話”為由來否定患兒臨床症狀的改善。因為在家長的心裏，他沒有客觀地用孩子現狀與初診時的狀況對比，而祇是將沃格特與另一位患兒 BRAUN（布朗）相比。布朗是他的親戚，也是表現為不能自主地用語言表達自己意願的腦癱患兒，僅僅祇治療四個月，孩子的語言能力就完全恢復正常。當時筆者曾耐心的解釋說：“兩個患兒雖然都不會說話，但布朗的腦細胞損傷程度比沃格特輕許多。當初我對布朗父母承諾的治療期為一年，而沃格特的治療承諾期為三年，怎麼可能在幾個月內讓您的孩子說話呢？”但孩子的家長仍然不願意尊重臨床治病的客觀性，反而憤而停止了沃格特的治療。這也就是筆者所收治的腦病患兒中，很多未能痊愈的根本原因。作為醫者，筆者也希望能盡快治愈患兒，因此，筆者能夠理解並體諒家長的這種心態。

臨床上，這種急躁的心態在許多患兒家長身上都會出現，雖然是因父母的愛心所致，無可指責，但它是有害的，家長應該努力去克服它。在治療的過程中，家長應經常想想來華夏中醫治療之前自己的心態，當時孩子雖然在接受語言和行為方面的輔導，但作用並不是很大，那時家長的心情是絕望的。雖然希望自己孩子能快點康復的心情屬於人之常情，但應該懂得尊重科學，不能存有“明日就會恢復正常”的奢望，因為這種不切實際的奢望越大，其結果必然會感到失望更大。筆者常說，

自己只能給予孩子三分的治療，其餘的七分完全靠家長的配合，離開了這個基礎，離開家長對孩子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，筆者也不可能治好孩子的病。因此，筆者經常呼籲家長正視問題的客觀性，克服自己的急躁情緒，建立起信心；在長期的治療過程中仔細觀察孩子在生活中的細小變化，並提供給醫生作為臨床參考依據；同時積極地按照醫生所要求的訓練方式去輔導自己的孩子，只有雙方在臨床上的配合，患兒才能夠得到更快的康復。